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8nB422

林我禪師語錄

清 鑑說

海鑫・海茲等編錄（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目次
  - 住河南南陽府岩峯山法海禪寺
  - 住關中涇陽文塔鐵佛禪寺
  - 住長安大興善禪寺
  - 住秦中寧夏海寶塔寺
  - 小參
  - 示眾
  - 入室
  - 機緣
  - 拈頌
  - 頌古
    - 德山托缽
    - 趙州文遠門劣不門勝輸卻胡餅
  - 聯芳偈
    - 什邡愚參海金西堂
    - 朔方雪林海茲知藏
    - 西夏寧光海潤書記
    - 秦中秋善行臨維那
  - 題贊
    - 過海羅漢
    - 達磨初祖
    - 天童密祖贊
    - 雙桂破師翁贊
    - 興善易老人贊
    - 風穴雲和尚贊
    - 蓬菴都寺請
    - 佛眼侍者請
  - 警語
  - 勸孝
  - 勉學
  - 示偈

        - 示明芳法侄住明珠
        - 示明初維那
        - 示心一禪人參學
        - 示顯吾雷居士
        - 示明宇劉文學
        - 示城南呂 文學
    - 佛事
        - 為慧目禪人下火
        - 為通禮監院下火
        - 為通性戒子下火
        - 為蘊習禪人下火
        - 為梵僧大定下火
        - 為海會禪人下火
        - 為西域真舍下火
    - 行實
    - 塔銘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序

曹谿演派而後，諸家皆有語錄行世，多者至數十萬言，汪洋浩瀚，大發本地風光，要非鋪張文采，總見源頭活水。信手拈來，一言半字悉真機，自然無可捉摸，桶底既脫，無處無物非上上機也。若學人執著語錄，要見古德本來，又似逐兔尋角、捉龜覓毛，何啻千里萬里矣！我　林公大和尚，慧本於天，誠秉於性，少而經教融通，得西來心印，長而悟明宗旨，傳臨濟正法，可謂真人天大宗師也。然而素不喜侈文詞，惟於集眾陞座，時時拈本分語開示緇素輩，學人集而成錄，強之行世。和尚曰：「爾等又欲瞎人眼睛耶？」余曰：「金鎞撥眼在是矣！和尚慈悲，何忍昏天黑地，不燃一盞古燈，透明三界，使物物智珠咸登淨琉璃地歟？世之讀是錄者，尚從無文字處見和尚即見自己，究竟自己與和尚不知都銷歸何處？推倒，扶起！扶起，推倒！咄！一場大笑。珍重，珍重！」

關中髮頭陀于昌胤沐手和南書

林我禪師語錄目次

序文(一篇)
卷一
住河南南陽府岩峯山法海禪寺
住陝西西安府文塔鐵佛禪寺
卷二
住長安大興善禪寺
住秦中寧夏海寶禪寺
卷三
小參
晚參
示眾
入室機緣
拈古
頌古
聯芳偈
題贊
卷四
住鳳翔府清涼禪寺警語
示偈

佛事
行實
塔銘(附)

林我禪師語錄卷之一

嗣法門人　海鑫編　海茲錄

住河南南陽府岩峯山當道護法、本山勤舊等請住法海禪寺，於康熙乙巳年十月十五日開法。至佛殿，拈香云：「丹霞燎火御寒，雲門一棒打殺，南陽上來此間，淨瓶為山踢倒。法海今日就地扶起，秖得互相恭敬。」撒開坐具云：「若向此間親薦得，渠儂何處不稱尊？」
伽藍殿。云：「門庭冷澹，選佛場新。今朝全仗金湯力，法海波騰遍界春。」
祖師堂。云：「少林面壁，冷眼看人；斷臂安心，雪中送炭。撞著不肖兒孫，孰與牽枝引蔓？炷香祖前著火，薰破鼻孔半邊。」
據室。驀拈拄杖，云：「摩竭陀國令行一半，毘耶離城樵未全彰。法海新長老今日到來，畢竟如何施設？」以拄杖卓一卓，云：「當央白棒難迴避，從教佛祖也惶惶。」
挂板。拈椎示眾，云：「規約權衡佛祖，法範號令人天，聲傳劫外宗風，嚮振箇中極則。且道畢竟是何意旨？」乃擊一擊，便挂。
結制，南明法弟請上堂。師指法座云：「者曲糸木，從上佛祖無不據此縱橫與奪，大用全機，鑑上座今日不免有條攀條、無條攀例去也。」遂陞。拈香云：「此一瓣香，始自空劫傳來，兩土流芳不息，而今當昜舉出，頓今凡聖一源，爇向爐中，專伸供養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本寺開山和尚，暨平昔曾以一言一字訓誨我者，伏願禪燈烈燄，祖道恢弘，自利利人，同圓種智。」次拈云：「根株益茂，條葉昌隆，栽培十善之殊，締結九五之固，爇向爐中，端為祝筵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臣統千秋、本省當路宰官、府郡牧伯、護法檀那、在筵緇素，欽願明良喜起，治化雍熙，物阜民安，共襄法化。」再拈云：「始自蜀水秦山三十年瞻風撥艸，後於五岡唐鎮惟寬室中驀箚撞著箇不近人情老漢，直於痛處一錐裂破面門，今日迫不得已，向法海堂前對眾雪屈，爇向爐中，耑為供養現住陜西西安府興善堂上傳曹谿正脈第三十六世本師易菴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諦了無向背，直捷道來早已不是，眾中莫有解觀者麼？試出來與木上座相見。」僧問：「如來出世，為一大事因緣開

示悟入佛之知見，大事因緣即不問，如何是開佛知見？」師云：「迎送終朝曾不厭。」進云：「如何是示佛知見？」師云：「客來談笑話偏長。」進云：「如何是悟佛知見？」師云：「嶽邊勢到千峰止。」進云：「如何是入佛知見？」師云：「海上聲歸萬派消。」進云：「眼光落地，四大本空，將何悟入？」師云：「向陽華易發。」僧禮拜，師打云：「背陰雪難消。」問：「法海初建，選佛場開，凡聖交參，高賢聚會，如何得人人悟毘盧性海？」師云：「任緣放曠。」進云：「如何得箇箇入普賢行門？」師云：「飽食高眠。」進云：「此事人人本具，箇箇不無，因甚麼不得？」師打云：「奈汝鼻孔不正。」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云：「問處分明。」進云：「秖如香嚴和尚涅槃後在甚麼處相會？」師云：「答處親切。」乃云：「豎拂拈槌，人天法範，主賓契合，今古常規。一毛頭上橫身，直切絲綸有據，四海魚龍負命，原來香餌無私。驅耕奪食，大都款待分明；激濁揚清，惟貴眼橫鼻直。若也緇素得出，彼此不隔毫端；脫或未然，更聽木上座為汝等下箇註腳。」驀拈拄杖卓一卓云：「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復舉：「漳州浮石禪師上堂云：『山僧開卜舖，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問：『離卻貧富生死，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州云：『金木水火土。』」師云：「大小漳州卻被五行管轄，直至如今常在貧富生死上走作。法海則不然，今日也無卜舖可開、也無生死可斷。忽有僧纔出，即便喝云：『喫粥也未？』僧若擬議，劈脊便打。何故噇？不見道：火中驗玉，槌下驗金。」結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解制，上堂。乃云：「打破聖凡情關，蹋翻生死窠窟，通身迥絕羅籠，脫體渾無拘束。撒開虛空布袋，笑倒街頭古佛，識得就裏風光，一箇殊非兩物。」喝一喝，云：「還識麼？蹋遍閻浮地，谿山一樣春。」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龍象聚會，凡聖交參，請師說法，報答雙親。如何是薦嚴一句？」師云：「雲間東嶺千重出。」進云：「如何是著力處？」師云：「樹裏南湖一片明。」進云：「如何是轉身處？」師打，云：「踏殺天下人。」乃云：「攪長河為酥酪，可惜喚鐘作甕；變大地作黃金，何異證龜成鱉？一向眼橫鼻直，馬面不是牛頭，其或顧佇停機，未免守株待兔。還會麼？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下座。
中秋，上堂。僧問：「獅子出窟，眾獸潛蹤，未審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打，云：「藏竄無地。」僧禮拜，師震威一喝，乃云：「雲掃長空露碧天，昇騰燀燦桂輪圓，珊瑚枝上連星斗，江海波澄影像全。」以拂子拂一拂，召眾，云：「大眾且道：衲僧分上不涉

盈虧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萬山不隔今宵月，一片清光分外明。」擲拂子，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乃云：「六年辛苦不辭，直至今朝臘八，夜半忽睹明星，眼被光芒刺瞎。觸著耀古騰今，慣惹人天攻伐，最毒忤逆兒孫，剛要一棒打殺。大眾！還知禍害落處麼？若將耳聽終難會，眼底聞聲方得知。」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乃云：「火樹飛光，星橋續燄，城郭山川，人皆仰羨。林下道人，不拘此限，結制解制，古今一貫。即今九旬期滿，聖制周圓，推倒界墻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及至遍參無可悟，始知虛費艸鞋錢。」
本師易菴和尚誕辰，上堂。師握拄杖，云：「毒中三巴藥，發興善惡辣，鉗鎚無處著，便為法忘軀。寒灰烈燄，降誕茲辰，因齋慶贊。大眾！且慶贊一句作麼生道？」以拄杖卓一卓，云：「一味藥頭塗毒遠，千年禍害卒難酬。」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恁麼為人，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拄杖，歸方丈。」師云：「此則公案，每見提唱者往往錯下名言，或云：『三聖有陷虎之機，寶壽具拏龍之手。』或云：『三聖瞞天索價，寶壽就地還錢。』若與麼見解，遠之遠矣。山僧有箇見處，不免舉似大眾。法海今日設有推出一僧，但云：『普請喫茶去。』若伊云：『恁麼為人，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直向他道：『山僧住持事繁。』管教聞者俛首。何故如此？若不同流水，還應過別山。」卓拄杖，下座。
祈雨，上堂。僧問：「一法若有，毘盧墮在深坑；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別道。」師云：「今日風頭太硬。」進云：「恁麼則天上有雲封帝闕，人間無地不滂沱。」師打，云：「可惜通身泥水。」乃云：「萬籟砧聲促雨忙，槐亭丹桂滴餘香，雲門是甚閒家具？[跳-兆+孛]跳盆傾浸大荒。若也於斯會得，始知國富民豐；其或未能，油然雲向天邊作，沛然雨從頭上來。」下座。
結制，上堂。僧問：「昔大覺尊纔離母胎，急力贊揚；今時之人毫不缺少，無端勞碌，不肯承當。於意云何？」師云：「雪後始知松柏操。」進云：「離諸色相，無作無為，是名演說。今日如何舉揚？」師打，云：「切忌話作兩橛。」居士問：「法筵再展，祖道重光，正當結制，如何舉唱？」師云：「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黑袈裟下雲乘座。」進云：「如何是人中境？」師云：「白榔栗邊風逼人。」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居士問：「法王陞座，選佛場開，賓主相逢，如何話會？」師打，云：「相見了

也。」進云：「三世諸佛共一鼻孔出氣，歷代祖師同一眼睛放光，且道承誰恩力？」師云：「汝試放放看。」士便喝，師便打，乃云：「宗風既拂，覺天雲掃聖凡情；戒月光流，禪河永絕生死浪。若也會得，神光兩臂雙全；脫或未然，達磨依前面壁。還會麼？蹋雪尋(知己)，歸家罷問程。」下座。

解制，上堂。乃云：「化外風光皆爾爾，若箇師僧可知源底，聖凡情解任分疏，渠儂不著些兒子。且道三世諸佛、歷代祖師還曾蹋著些子麼？也是水裏擇鹽味。」

中秋，孝子王定國薦嚴，請上堂。僧問：「出格提持即不問，隨宜施設事如何？」師云：「思親孝子哀哀泣。」進云：「昔年父母，今見兒孫，且道向甚麼處相見？」師云：「金鼎沉檀細細煙。」進云：「莫將猿鶴唳，誤作野鶯啼。」師云：「直須自道始得。」進云：「總在裏許。」師云：「躲根漢。」問：「子孫作善，祖禰昇天，今日和尚為亡說法，且道如何是超生死句？」師云：「兩堂無限白蘋風，明明不自秋江起。」問：「如何是佛？」師云：「者漢對面不識在。」進云：「若是不識，何緣得見？」師云：「有眼如盲，有耳如聾。」乃云：「白露時，中秋月，農正忙，蟬韻徹，風馳黃葉走金龜，桂輪交燦銀晶色，池沼蓮胎已結成，靈魂聽法皆欣悅。」驀豎拂子，云：「今者孝眷設誠，建此無遮盛會，悼薦故考宣威將軍福寰王公，堅請山僧特登此座，為公指示惟心淨土去也。還知落處麼？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擲拂，下座。

上堂。舉：「南陽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喚三應，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卻是汝辜負吾。』」師云：「者公案甚奇特。有云：『國師深為侍者，故有落艸之譚。』有云：『侍者勘破國師，故無絕聲之應。』若與麼批判，正是真州望長蘆。法海則不然，殊不知：國師三喚，餿飯泥茶罏；侍者三應，赤土塗牛爛。秖如負汝負吾一句又作麼生？」揮拂子，云：「獅子教兒迷蹤訣，剛纔[跳-兆+孛]跳又翻身。」擲拂子，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僧問：「和尚陞座、說法、授戒，未知是心受？是身受？」師云：「切忌話作兩橛。」進云：「四大本空，五蘊非實，如何修證？」師云：「直須恁麼始得。」進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何是無為佛道？」師便打，乃云：「昔日如來成道，今朝此會重新，非但兩彩一賽，自然今古分明。」驀豎拂子，云：「直如雪山老子六年苦行，夜睹明星，悟無上道。即今現前大眾每每良宵常見此星，且道還悟也未？若也悟得，釋迦不先，彌勒不後；其或未然，時人當著超方眼，觸目光輝總現成。」擲拂，下座。

渾愚監院送師翁靈骨入塔，請上堂。僧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身為父母說法，未審所說何法？」師云：「下文繁長，付在來日。」進云：「覿面相呈無一物，為人自肯乃方親。」師云：「且道誰是自肯者？」僧便喝，師打，云：「未信你在。」問：「如何是學人平常無生句？」師云：「長安塵世別，風味一般同。」進云：「如何是玄妙無私句？」師云：「石筍抽條長一丈。」進云：「如何是體妙無盡句？」師云：「冰河燄起灼三千。」進云：「爐韝煉就銅頭銕額，請師著眼看。」師打，云：「情知你不是恁麼人。」乃云：「從來面目本如如，生死交遷體不殊，識得浮生渾是夢，空山雲外影蕭疏。碧峰宿德即今形亡業謝，托胤蓮胎，化被叢林，神遊物表，切恐慣習路頭，山僧特為指出。」以拂子打〇相，云：「還會麼？若也會得，何勞重說偈言？脫或未然，待至多子塔前為渠下箇註腳。」

養性禪人誕辰，請上堂。問：「無位真人常在當人面門出入，世人因甚不會？」師云：「怪山僧不得。」僧一喝，師云：「好一喝，秖是不知落處。」僧無語，師連棒打退。問：「如何是學人親切句？」師云：「冷時須向火，熱處且乘涼。」進云：「如何是學人轉身句？」師云：「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進云：「如何是學人向上句？」師云：「印破虛空千丈月，洗清天地一林霜。」進云：「如何是學人末後句？」師打，云：「猶未夢見在。」進云：「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宮裏撒珍珠。」師復打，云：「勘破汝家私。」居士問：「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如何是如來？」師云：「問在答處。」進云：「如何是形相？」師云：「答在問處。」士禮拜，師震威一喝，乃云：「問在答處，全機獨露；答在問處，更無回互。絕慮忘緣，千聖不傳，奇特玄妙，信口直道，推倒界墻，不犯鋒鋩。秖如不犯鋒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福苞西麓千峰秀，壽嶽東林一帶嵩。」擲拂子，下座。

念休尼請上堂。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唱？」師便打。進云：「秖如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家貧無過客，富貴有鄰親。」進云：「見後如何？」師云：「直須恁麼地，猶是不相應。」僧禮拜，師復打，乃云：「短限長期惜寸陰，直須努力箇前程，偶然踏轉家山路，唬鳥松聲報好音。」以拄杖卓一卓，召眾云：「各須直捷薦取，生平樂自無憂，倘或顧佇停機，錯過現前三昧。」驀豎拄杖云：「休更當面錯過。」復舉：「尼劉銕磨見溈山，山云：『老牸牛！汝來耶？』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山放身臥，磨便出去。」師云：「者公案，古今評論者極多，錯會者不少。有云：『溈山錯下名言，卻被

銕磨勘破。』有云：『若非銕磨作家，安顯溈山機用？』是即是，俱未勦絕。法海則不然，殊不知大小溈山被銕磨一拶拶倒，要起起不得；鐵磨被溈山一推推轉，要住住不得。當時若遇法海，各與三十拄杖，管教去住自繇。還會麼？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自恣日，卜居士造五大部經，送上山薦親，請上堂。問：「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如何是差別意？」師云：「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谿底太忙生。」僧禮拜，師打，云：「灼然差別了也。」乃豎拂子，云：「五部微言，秖者便是，千徑九逵，王城不二。義在斯經，經宣斯義，知恩報恩，惟是為最。」以拂子拂一拂，云：「大眾！即今山僧將此五部微言並塵說、剎說，拈向拂子頭上盡情顯露了也，諸人還見麼？還信麼？若見得徹、信得及，則知從上佛祖、若聖、若凡、若僧、若俗，乃至自恣、懺摩、吹和羅飯、薦親報本，盡向者裏一一識得根源去也。還會麼？穿雲踏月遠傳來，萬古叢林作標幟。」擲拂子，下座。

住關中涇陽文塔鐵佛禪寺

康熙六年歲次丙午十一月十六日進院。

山門。以拄杖卓一卓，云：「門庭孤峻，關鑰密嚴，任是佛祖人天，到此亦難措足。新長老今日到來，為汝等別峰取路去也。」喝一喝，拽杖便入。

佛殿。云：「寄居兜率，過犯彌天；降蹟迦維，惡聲振世。且道七步拈花畢竟是何意旨？」遂大展三拜。

韋馱殿。云：「靈山記莂，從苗辨地；歷代訶護，因語識人。今朝全仗金湯力，大家扶起破沙盆。」

據室。按拄杖，云：「蹋碎毘盧頂[寧*頁]，掀翻佛祖窠臼，既到者裏，畢竟如何施設？」驀豎拄杖，云：「塗毒鼓邊休側耳，太阿鋒下莫抬頭。」便起。即日，護法耆舊請上堂。師拈疏示眾，云：「佛祖綱要，人天密旨，胸中錦繡，腹內珠璣，總在者裏，文彩全彰，何勞指注？於斯見得，公案現成；脫或未然，試請維那宣白。」師指法座，云：「此寶華王座，先聖據此簸土揚塵，塗污諸人眼目，新銕佛忍俊不禁，直得為汝諸人蓋覆一上。」便陞。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咬冰嚼鐵，辛苦無辭，狹路相逢，勢難迴避。即今第二回拈出，爇向鑪中，耑申供養見住興善堂上傳曹谿正脈第三十六世易菴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是西河獅子，善能露爪張牙；倘非什邡馬駒，豈解翻騰踢蹋？眾中莫有恁麼者

麼？試出來[跳-兆+孛]跳看。」僧問：「從上佛祖、天下老和尚，盡向龜背上刮毛、馬頭上截角，前報恩業已道過，今和尚又作麼生？」師云：「好看上頭注腳。」僧便喝，師云：「再喝喝看。」進云：「學人口門窄，和尚作麼生？」師便打，乃云：「問處分明，答處親切，擬議思量，掉棒打月。於斯明得，龜背刮毛；脫或未然，虛空釘橛。」復舉：「圓通訥和尚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師云：「圓通賣弄死貓，致使婄贓氣息慣惹蠅蟻，直至而今腥膻滿地。山僧今日也無生藥舖可開，亦無死貓頭可賣，秖有一則奇特語，不免舉似大眾。」呈拄杖云：「看！看！」遂擲下云：「逢人切莫錯舉。」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結春制，上堂。師示眾云：「絲毫不露，佛祖齊列下風；坐斷兩頭，聖凡卒難近傍。其奈事無一向，鐵佛今日不免放開一線。眾中還有超宗異目者麼？試出來激揚看。」僧問：「西來大意即不問，如何是萬壽境？」師云：「嵯峨直聳參天地，涇渭長流貫古今。」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耕耨歸來處，其日正當午。」進云：「如何是人中意？」師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雪覆前村徑，客肆且留題。」進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三徑開幽況，松竹滿籬東。」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乃云：「全身收攝，都盧按下雲頭；高掛缽囊，直教眉毛厮結。涅槃生死，者回豆爆冷灰；聖見凡情，管取空華落卸。若也見得，原來觸目現成；尚滯皮膚，極力歸堂體究。」驀豎拂子，云：「會麼？」擲下，云：「參。」

上堂。僧問：「昨夜東風滿上林，吹開楊柳葉中金，陽春佳景即不問，衲僧巴鼻作麼生？」師云：「枇杷月向懷中抱。」進云：「蹋遍乾坤無覓處，水澄風靜月初明。」師云：「楊柳風來面上吹。」進云：「一曲無生調，依稀和不成。」師云：「識得者些消息子，趙州東壁掛葫蘆。」僧禮拜，師打，云：「切忌錯會。」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陞座又作麼生？」師云：「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僧以袖掩耳，師便打，乃云：「贊襄法化，全彰本地風光；輔翼宗猷，助顯衲僧巴鼻。致使兩堂雲水正眼豁開，四野來賓通身慶快，便知神光斷臂雪中忘身為法，普化搖鈴街上舍己從人。」驀豎拂子，云：「且道者是神光斷臂？是普化搖鈴？還委悉麼？」以拂子拂一拂，云：「試看當場弄傀儡，拙牽須是箇中人。」擲拂子，下座。

佛誕日，上堂。僧問：「把住處，東西不辨，南北不分，正恁麼時，還有佛法也無？」師云：「體病形消瘦。」進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麼？」師云：「神怡氣骨清。」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門前綠柳飛花絮。」僧禮拜，師打，云：「屋後蒼槐映碧窗。」問：「開眼見明名為見外，閉眼見暗名為見內，意旨如何？」師云：「可惜話作兩橛。」進云：「淨裸裸本來面目又作麼生？」師云：「開眼也著，閉眼也著。」問：「從上佛祖即不問，現前佛法事如何？」師云：「水歸大海波濤靜。」進云：「佛法的的大意又作麼生？」師云：「雲到蒼梧氣象閒。」乃云：「人人懷明月珠，箇箇抱荊山璧，有時萬德莊嚴，有時艸衣木食，或現掩息毘耶，或示誕生維衛，幹旋佛祖權衡，燮理衲僧巴鼻。」驀豎拂子，云：「佛祖權衡則且置，秖如衲僧巴鼻作麼生燮理？」以拂子擊香几，云：「年年此際僧同慶，歲歲今朝祝誕時。」擲拂，下座。

結制，上堂。僧問：「西風拂拂上東林，菊點蒼梧片片金，黃面老子曾道破，即今銕佛作麼生？」師云：「山川高下異，風光一樣同。」進云：「恁麼則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打，云：「切忌隨波逐浪。」問：「古人道：『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即且置，因甚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師云：「屋裏販楊州。」進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震威一喝，乃云：「佛法直下委悉，有甚今朝昨日？切忌舉處承當，惟貴聖凡念息，驀地打破疑情，一生參學事畢。」以拂子打〇相，云：「還會麼？」擲拂子，云：「參。」

鄖陽府回龍山南明和尚請上堂。僧問：「楚水秦山一徑通，長安星月古今同，熏風遠送茶芽味，香透當人鼻孔中。當人鼻孔，箇箇不無，作麼生是茶芽嗞味？」師云：「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進云：「恁麼則松華若也沾春力，根在深巖也著開。」師打云：「切忌恁麼去。」問：「過去未來即不問，現前日用事如何？」師云：「熱時大家熱。」進云：「因甚卻有四生六道？」師云：「獅子吠人，韓盧逐塊。」乃云：「熏風始拂，炎暑時臨，長稚賢愚，正堪休歇。制毒龍於無相佛剎，調狂象於正覺場中，朗智地之神珠，燦性天之戒月，單刀直入，獨步丹霄，方知牢關把定，異轍同途，相見別峰，傍通消息。」驀豎拂子云：「還會麼？忽然擊碎蟠桃核，者回方見箇中人。」擲拂子，下座。

曬藏經，三原侯御史請上堂。僧問：「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又道無法可說。既是無法可說，今此三藏靈文從何所有？」師云：「一日三餐瓔珞飯，四時花木萬株香。」進云：「恁麼則老婆心何太切也？」師打，云：「可惜錯會。」乃云：「從來佛法本無奇，日用

全彰自不知，珍重瞿曇題日別，兒孫翻覆曬鬚眉。且道瞿曇題目作麼生別？」驀豎拂子，云：「始終頓漸、大小方圓，總在者裏歷歷明明。所以道：向上一路，迥絕言思，歷代祖師拈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汝等諸人作麼生薦取？」乃拂一拂，云：「歷歷分明如不會，且將龍藏曬當軒。」擲拂子，下座。

佛誕日，上堂。「未出母胎之時，卻也諸根完具。及乎右脅而生，藥法膏肓一味。雲門相為剪除，愈見葛藤遍地。然雖打草驚蛇，未免兜三惹四。還知落處麼？年年惡水驀頭澆，別有聲光動天地。」喝一喝。

林我禪師語錄卷之二

嗣法門人　海金編　海潤錄

住長安大興善禪寺

康熙十一年十月十五日進院。
開爐，上堂。師至法座前，以拄杖指法座，云：「者曲彔床子，先聖據此，無不縱橫與奪，喚甕作鐘。鑑上座忍俊不禁，為渠一一坐斷去也。」便陞。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瓣香，三十載參詢知識，末後撞著者鐵面無情尊宿，驀將面門印破，至今忍恨難忘。即此第四回拈出，爇向爐中，專伸供養先師易菴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豎起拄杖，云：「猙獰木上座，舊店新開；烈燄鼓紅爐，鎔凡鍊聖。眾中莫有恁麼者麼？試出激揚看。」僧問：「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云：「四海英傑，水赴雲奔。」「如何是箇箇學無為？」師云：「人人瀟灑，箇箇安閒。」「如何是此是選佛場？」師云：「任緣自在，飽足高眠。」「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僧禮拜，師便打。問：「一念不生全體現，作麼生觀？」師云：「大千沙界海中漚。」進云：「聖凡二路作麼生學？」師云：「汝且疑著。」乃云：「寒風葉落，林林亂墜黃金；傲雪霜枝，在在盡垂珠玉。停舟怯冷，冰凝漁父掩篷門；興善開爐，柴炭俱無休撥火。大家株守，人人學道安貧；消息傳來，處處陽光奪目。還委悉麼？」復舉：「簡堂機和尚開爐，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師云：「圓通全體作用，直截為人則不無，撿點將來，猶欠本分草料在。山僧則不然，興善不開無本舖，惟拈七尺惡烏藤，擬問驀頭三十棒，直饒佛祖也消魂。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具眼者辨取。」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杖缽衣具，終身履踐，克己殷勤，現成公案。佛雖是佛，爾勿自限，渴飲饑餐，無事不辦。還委悉麼？驀地豆爆冷灰，始信冰河發燄。」遂傳衣，下座。
總府程公請上堂。僧問：「佛意祖意，是同是別？」師震威一喝，進云：「喝下知歸釋所疑。」師云：「且道知箇甚麼？」進云：「不是婆心多作用，幾乎錯認定盤星。」師打，云：「不可放過。」問：「聖恩已受，僧像重圓，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云：「好箇問頭。」進云：「恁麼則皇圖垂鞏固，佛日轉增輝。」師云：「露。」進云：「大家瞻仰有分。」師打，云：「又恁麼去

也。」僧禮拜，師復打，乃云：「禪弓智箭摧伏處，霧掃障雲消；慧劍慈鋒嚴肅時，風清明月白。致使民安物阜，海宴河清，奏凱聲旋，農歌擊壤。且道承誰恩力聖？若也諦當得出，則知主帥威令神機，功歸有地；其或未然，山僧有一道福國佑民靈應真言，對眾宣揚，以壯軍威。」遂豎拂子，云：「南無精進軍佛、金剛鎧佛、鬥戰勝佛、降伏眾魔王佛。還會麼？一人有慶歸王化，四海無虞樂太平。」擲拂子，下座。

文武眾護法請上堂。師拈拄杖云：「年來曾未言詮，卻有藥山氣象，鳴鐘撾鼓陞堂，恐被唾涎遮障。」驀豎拄杖云：「眾中果有解觀者麼？請出來與木上座酬唱。」僧問：「昔日世尊拈花，惑亂人心，無有了日，即今和尚陞堂，緇素雲集，且道作麼生指示？」師云：「射虎不真，徒勞沒羽。」進云：「昨宵戶外千峰雪，今日當陽萬里消。」師云：「水流溪澗易，洗卻是非難。」進云：「一雨所滋，根苗各潤，秖如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師震威一喝云：「急須薦取。」進云：「謝師指示。」師云：「泥人落水石人撈。」乃云：「弘開選佛場，鎔凡以煉聖，桶底脫落時，聖凡情解盡，外現將軍身，內祕菩薩行，人是舊時人，軌範新條令，折旋並俯仰，親佩毘盧印。是即是，且衲僧門下應時擊節的句子作麼生道？」豎拄杖云：「民安物阜樂昇平，海宴河清歌泰運。」卓拄杖下座。

解制，誥封朱夫人，請上堂。僧問：「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因甚又列五宗？」師云：「一賽兩彩。」進云：「不假棒喝，如何是臨濟宗？」師云：「忤逆聞雷，魂消魄散。」進云：「未落言詮，如何是曹洞宗？」師云：「君臣道合，父子投機。」進云：「拈卻函蓋，如何是雲門宗？」師云：「紅旗揮霍，偽惡寒心。」進云：「不騎賊馬，如何是法眼宗？」師云：「墻壁瓦礫，盡演圓音。」進云：「不畫九十六種圓相，如何是溈仰宗？」師云：「不是知音，徒勞側耳。」進云：「此處無陰陽，大家在者裏。」師打，云：「無汝棲泊處。」問：「興善齋僧是何功德？」師云：「入海算沙易，與汝明辯難。」乃云：「山含春色，漸漸日暖風和；眾赴齋筵，箇箇眉橫鼻直。雲門餅，佛祖家風；趙州茶，衲僧消息。不惟使雲臨禪客飽足知歸，亦令奉供檀那咸臻鶴算。還委悉麼？若也知得，結制、解制理合如斯，去歲、今年無可、不可。只如因齋慶贊一句作麼生道？」擊拂子，云：「香饈入口方知味，壽錫遐齡億萬春。」擲拂子，下座。

慶妙禪人薦師，請上堂。「身心夢幻皆真際，般若枝豐覺樹濃，銕笛無腔吹夜月，還鄉曲調韻長空。」以拄杖卓一卓，云：「還會麼？若也會得，乃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生死)涅槃宛如幻夢，盡

向者裏未動分毫。即今一幻知藏，從無量劫來及至今生出家學道，以至臨終端然坐脫，亦未嘗動著些子。還知落處麼？聲聲孝子哀笋竹，凜凜寒煙烈紙錢。」下座。

寶峰天光和尚為先老人忌辰，請上堂。峰問：「嚴寒葉落經霜翠，無影枝頭劫外春，面目儼然全體露，檀煙一炷報師恩。如何是報恩的句？」師云：「總是無情漢。」峰云：「楊岐效女人拜，全資罔極；不肖羅列珍饈，用酬恩德。且道還有同別也無？」師云：「點即不到。」峰作呈獻勢，云：「恁麼則滿盤托出去也。」師云：「到即不點。」峰云：「可謂剖石獲珠，拋磚引玉。」師云：「瞻仰有分。」問：「撾鼓陞堂即不問，如何是興善境？」師云：「庭前松柏參雲漢，殿後樓臺接地陰。」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可惜對面不識。」進云：「如何是人中智？」師云：「老僧從來不愚。」僧禮拜，師便打，乃云：「看破浮漚化城，了知空花寶所，彼既烏有先生，大都我亦非我，將相下應上呼，卻也無可不可。」以拂子召眾，云：「還會麼？於斯會得，何勞曲唱巴歌？其或未然……」，以拂子拂一拂，云：「雙桂曾開五葉花，及至寶峰今結果。」擲拂子，下座。

冬至日，子房山嚴菴和尚請上堂。僧問：「正令恒恢，釣竿垂罷，灘頭忽有銅頭銕額到來，如何祇對？」師云：「撐持全仗渠儂力，輔弼還須鐵石心。」進云：「蛇吞鱉鼻，虎咬大蟲，大徹的人為甚不斷命根？」師云：「猶有者箇在。」進云：「大修行人護守毘尼，因甚不遵佛行？」師云：「姜太公在此，諸神迴避。」進云：「杲日當空，無所不炤，因甚自不了然？」師云：「省卻山僧多少力？」進云：「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為甚自不領略？」師云：「觸著磕著。」進云：「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師云：「上座甚處得者消息？」進云：「恁麼則三尺龍泉光照膽，萬人叢裏奪高標。」師云：「箚。」僧一喝，師云：「者一喝卻也少他不得。」乃云：「一陽乃復，磬山固蒂深根；萬類萌芽，子房抽莖發幹。枝繁葉茂處，覆蔭人天；花敷果實時，馨香特地。不惟濟道中興，且喜圭峰復出。還委悉麼？興善權為引座，敦請嚴菴和尚與眾弟兄通箇消息。」拽杖下座。

佛誕日，熊檀越寄褐孩童，請上堂。僧問：「秉般若鋒，權衡佛祖；持金剛燄，規正人天，故乃尋常作用。即今宰相臨筵，和尚作麼生指示？」師云：「一天雲際會，千古意分明。」進云：「古人道：『山河百二，子孫千秋。』即今熊公子投佛寄名，且道得何利益？」師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進云：「謝師答話。」師云：「特地風光。」問：「釋迦降生，九龍吐水；和尚壽誕，海眾雲臻。福庇幼童，如何話會？」師云：「尚來講贊，無限

良因。」進云：「一人發真歸元，十方消殞，因甚世界宛然？」師云：「只者一問也不消得。」進云：「說心說性，認影迷頭；談妙談玄，埋沒宗旨。去此二途，乞師指示。」師云：「秖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乃云：「年年每遇今朝釋迦降誕之際，始於七步經行，腳跟俱未點地，兒孫極力追隨，檀信供陳菲意，香盆藻浴金軀，緇素無端福利，堅請山僧陞堂，舉揚從前箇事。且道箇事作麼生舉揚？」良久，云：「一杓香湯澆佛體，在會人天濕卻衣。」卓拄杖，下座。

靈源紫谷和尚請上堂。僧問：「教中道：『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因甚步步蹋不著？」師云：「纔涉擬議，便隔萬山。」進云：「箇事分明無向背，烏兔轉丸竟若何？」師云：「切忌眼花。」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是何意旨？」師云：「只恐汝不薦。」進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師便打。問：「如何是佛？」師云：「問處分明。」進云：「如何是法？」師云：「車不橫推。」進云：「佛法幸蒙親指示，向上宗乘事如何？」師震威一喝，乃云：「炎涼祖室，禦寒端藉春光；冷落招提，維持全資宿德。致使五岡緇眾，一飽更忘百饑；四埜來賓，直下冰清三業。還知落處麼？」驀豎拂子，云：「等閑舒出金剛手，剎竿扶起又重新。」擲拂子，下座。

晒藏經，榮宗大師請上堂。僧問：「一大藏教，露布葛藤，秘密一句作麼生道？」師便打。進云：「恁麼則小出大遇去也。」師復打：「切忌錯會。」問：「考鐘伐鼓，一眾臨筵，未審合談何事？」師云：「熏風自南來。」進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云：「殿角生微涼。」進云：「放下泥盤，呵呵大笑，又作麼生？」師便打，僧一喝，師復打，云：「胡喝亂喝漢。」乃云：「熏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諸佛出身句，田夫甚熱忙。如斯明得，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其或未然，昔日前賢暄貝葉，今朝僧眾晒頭顱。」擲拂子，下座。

終南鐵叉山若水和尚請上堂。僧問：「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云：「一眾儼然。」進云：「如何是箇箇學無為？」師云：「休得瞌睡。」進云：「如何是此是選佛場？」師云：「少你一箇不得。」進云：「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云：「大家在者裏。」進云：「恁麼則龍蛇溷雜，凡聖同居。」師與驀頭一棒，云：「且道是凡？是聖？」僧一喝，師復打。問：「和尚法道風行艸偃，秖如座下衲子未審商量何事？」師打，云：「須向者裏薦取。」進云：「拈卻棒喝，試請道看。」師良久，僧拂抽歸眾，師云：「錯。」乃云：「達人活計不尋常，自甘一副銕心腸，直下回光俱勦絕，擎叉卓豎巴山鐵。揭示機圓離見聞，居然坐斷聖凡情，弟應兄呼只者

是，火爐頭句話青燈。大眾！秖如火爐頭句子作麼生話會？若也會得，不勞高舉鉗鎚；其或未然，兩序大眾明日試問銕乂和尚。」拽杖，下座。

佛成道日，戒因禪人供法被，請上堂。「世尊成道今朝，檀信供陳韭芥，毘尼三聚戒圓，波離深生慶快。錦帳遍覆法幢，卻也兩彩一賽，果能出格超群，豈肯囊藏被蓋？祇如出格超群一句作麼生道？」擲拂子，云：「只緣久賴風霜苦，寒盡方知春到來。」

佛誕日，眾護法同念佛會請上堂。知藏問：「靈山一會，迦葉親承，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云：「金爐焚寶鴨。」進云：「恁麼則學人親聞去也。」師云：「石鼎噴祥煙。」僧喝，師云：「者一喝且道落在甚麼處？」進云：「舌頭不離口。」居士問：「釋迦聖誕與和尚同期即且置，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有志兒孫孰敢言？」「如何是第二玄？」師云：「豐城劍氣斗牛寒。」「如何是第三玄？」師云：「脫殼烏龜飛上天。」「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泥塑聖僧今古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雲門跛足曾登跳。」「如何是第三要？」師云：「鶖子神通何足道。」進云：「三玄三要蒙和尚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士禮退，乃云：「世尊活計，生平以己妨人，誕質茲辰，慣栽當路，荊棘都盧，縱行七步，無端腳亂手忙，自言惟我獨尊，所謂替人數寶，還知落處麼？」擲拂子，云：「欲洗眾生心上垢，瞿曇帶累水通身。」卓拄杖，下座。

紫谷和尚開關解制華嚴期供五十三參，請上堂。僧問：「遮那妙體充滿十虛，因甚有眼不見？」師云：「豁。」進云：「圓音律律，七處恒演，因甚有耳不聞？」師云：「笥。」進云：「塵塵混入，剎剎圓融，因甚普眼不見普賢？」師云：「露。」進云：「露後如何？」師便打。問：「如何是臨濟宗？」師云：「雷轟寰宇內，電擊太虛空。」「如何是曹洞宗？」師云：「父子投機處，分明意不殊。」「如何是雲門宗？」師云：「一句明三句，事理盡圓融。」「如何是溈仰宗？」師云：「函蓋乾坤句，凡聖絕形蹤。」「如何是法眼宗？」師云：「銕蛇橫古路，封疆異域中。」「五家宗眼蒙師指，即今一句是如何？」師便打，乃云：「嵩少面壁，起模畫樣而誘掖後昆；慈惠掩關，繼往開來而規成末學。致使空飄柳絮，散五十三座之瓊花；水滴溪聲，演八十一函之真印。禪期百二，聖會周圓，供列殊珍，舉揚箇事。第未知西南諸峰還肯首也未？若也允諾，則知毘盧境界百萬億香雲、百萬億花雲、百萬億瓔珞雲、百萬億幢幡雲，與今日諸檀妙供一一俱入華藏莊嚴海中，成就不思議無作妙力去也。還知落處麼？」豎起拂子，云：「水光山色文殊智，春花萬億普賢功。」擲下拂子。

住秦中寧夏海寶塔寺

康熙己酉年十月二十六日進院，眾請開爐上堂。師至法堂，以拄杖指法座云：「從上佛祖據此未免陳爛葛藤，新長老忍俊不禁，為渠蓋覆一上。」便陞。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滹沱嫡派，雙桂傳來，興善相逢，冤遭毒手。第三回拈出爇向爐中，耑伸供養見住都門傳曹溪正脈第三十六世本師易菴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諦非言可及，纔涉踟躕，胡餅呷汁。眾中莫有不顧危亡者？試出來與木上座相見看。」僧問：「千里途程即不問，如何是海寶境？」師云：「湖連福祉綿天地，塔表招提亙古今。」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倚杖看雲歸遠岫，衲衣松染石苔寒。」進云：「如何是賓主兩不著？」師云：「闍黎退身有分。」僧禮拜，乃云：「初冬艸木色離披，梧葉追風落向西，雖是上方霜令逼，笑看冰雪浸僧衣。若也會得，何勞再話重關？其未然，未到盡驚山嶮峻，行來方識路高低。」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擲拂子，下座。

壬子春，師過棗園堡，眾紳衿、文學暨緇素請就準提寺上堂。僧問：「風聲浩浩，觀音談不二法門；春色依依，遮那現無邊境界。如何是不二法門？」師以拄杖卓一卓，云：「還知者消息麼？」進云：「無夢、無想、無見、無聞，如何是現前大用？」師云：「且看上頭註腳。」進云：「須知兔角長三寸，比較龜毛短二分。」師打，云：「切忌話作兩橛。」問：「海寶試場已畢，興善符命重催，臨行一句，請師速道。」師云：「孔孟文章地，顏曾翰墨鄉。」進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時如何？」師打，云：「真實可憐生。」進云：「秖如大事已明，因甚亦如喪考妣？」師云：「汝即今喚甚麼作大事？」僧以坐具拂一拂，歸眾。師云：「手忙腳亂漢。」方文學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和尚未出海寶舊家風，請道一句。」師打，云：「拔萃沖霄漢，驚群壯帝都。」士云：「已出海寶，增新事業又且如何？」師云：「重言不當喫。」士云：「椰栗橫肩不顧人，未審和尚還相顧也未？」師云：「且喜撞著一箇。」乃云：「桃顏舒暢，朝昏嘯月吟風；柳眼新瞠，勘驗玄途過客。致使園林池沼，居然共演無生；行腳高流，驀地禪關直透。」豎起拂子，云：「是即是，猶未蹋著向上一竅在。」擲拂子，下座。

中秋，總府桑檀越請上堂。「群陰剝盡，靈然兔魄當軒；暗昧既除，端的桂輪孤朗。降伏眾魔，佛星宿王如來，符合月面瞿曇，嚴淨十方剎土，致使娘生鼻孔箇箇現成，列祖面門人人具足。是即

是，但恐賀蘭諸峰俱未肯首在。還知落處麼？山川聲色原非別，高下風光一樣同。」下座。

結制，靜隱師同眾居士請上堂。僧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進云：「只至如今，釘樁搖艣。」師打，云：「不即溜漢。」問：「朔風陣陣，冰結琉璃，如何是寶地一掌平？」師云：「覿面當今。」進云：「恁麼則歸家穩坐去也。」師云：「錯。」乃云：「乘時設化，淡燄霜抹上林枝；說法投機，蒼梧雪點銀晶葉。若也端的得出，何勞鼻祖安心？脫或獨掌難鳴，敢藉神光一臂。還委悉麼？」驀豎掌，云：「等閒齊出金剛手，大家扶起破沙盆。」復舉趙州訪臨濟話，師云：「者公案奇特卻也奇特，諦當猶未諦當。二尊宿直截分明，若謂祖師西來的的大意，敢保未夢見在。設有問山僧：『如何是祖師西來大意？』直向他道：『海寶住持事繁。』何故？不見道：箇中端的安閒句，不是苦心人不知。」

本師易菴老和尚訃音至，文學任居士請上堂。僧問：「佛祖戒相即不問，如何是人人分上戒體？」師云：「雲來茅舍冷，風過百花香。」進云：「恁麼則契機省力，了悟剎那去也。」師云：「閒言語。」乃云：「和盤托出，春林花發樹頭枝；覿面拈來，斷岸鳥啼巖畔石。了明生死聚沫，可謂蹋翻知解，去住自由，坐斷千差，總歸一致。」驀豎拂子，云：「還知落處麼？勿謂吾師消息隱，春山處處百花開；其或未然，仰煩兩序同至老和尚像前與諸人下箇註腳。」

說戒，上堂。僧問：「桃紅柳綠，觸目全機；燕語鶯啼，深談實相。因甚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云：「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進云：「坐斷報化佛頭，穿透衲僧鼻孔，是甚麼人分上事？」師云：「非汝境界。」進云：「入山搏虎，狹路相逢，露爪張牙，何人敢近？」師打，云：「性命也不顧。」進云：「有問有答，銕牛不怕獅子吼；無問無答，恰似木人見花鳥。且道：問底是？不問底是？」師云：「暨合坐斷。」進云：「學人按劍上來，請師亞鎗相待。」師打，云：「放過不可。」進云：「坐斷十方全體現，棒頭點出看飛龍。」師復打。問：「撾鼓陞堂，請分料揀。」師云：「驀箚問將來。」「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山色留殘雪，溪聲度遠風。」「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陰雲齊暗合，漁樵和楚音。」「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彼此不著便。」「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柳絮桃花圃，王孫襲遠香。」僧禮拜，師便打。問：「向上宗乘即且置，三玄三要請拈提。」師云：「太多生。」「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拈

花迦葉破蒼顏。」「如何是第二玄？」師云：「說向人前不值錢。」「如何是第三玄？」師云：「幽鳥深處語喃喃。」「如何是第一要？」師云：「乾坤開口虛空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佛祖猶不知此竅。」「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幽林深處啼鳥噪。」進云：「恁麼則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師打，云：「絡索不少。」乃云：「毘尼自性，金從礦屑塵埋；禪觀紅爐，煆煉精金奪目。遵行奉重，久之頓爾圓明；左右逢源，始識箇中珍玩。如斯則孝名為戒，溥福四恩。還委悉麼？若也諦當得出，坐臥經行無處不是毘尼境界；其或未然，山僧與諸公只得重說偈言去也。」傳戒畢，下座。

鎮城應元田居士送文峰禪人靈骨入塔，請上堂。「亡僧欲入莊嚴國，翠柳條條為指南，野外雪濃春瑞色，湖中冰綻一池蓮。文峰禪人還知落處麼？若也端的得出，何勞久滯化城？其或未然，山僧與汝指歸寶所去也。」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浴佛日，請上堂。僧問：「世尊降誕，九龍吐水，今日和尚千秋有何祥瑞？」師云：「杲日當軒，四眾慶集。」進云：「原來一箇鼻頭兩孔出氣去也。」師云：「卻被闍黎道著一半。」進云：「恁麼則隨流得妙去也。」師云：「方知彌勒上長街。」進云：「只如把斷要津，不通凡聖，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便打。問：「今日陞座與諸人說菩薩心地戒，且道以何為心？」師云：「識得一，萬事畢。」進云：「恁麼則和光就裏能迴別，竿木逢場作指南。」師打，云：「截斷葛藤。」乃云：「箇裏纖塵不立，卻也洗濯阿誰？直饒滌盡贓私，未免觸途成滯，致使後代兒孫往往惡水驀頭澆，帶累兩堂雲水左右參隨，若僧若俗俱各承虛接響，年年此日高一杓、低一杓、輕一杓、重一杓，忽然倒轉杓柄，于己分中卻較些子。囙！始知天下叢林諸善知識雖則東潑西潑，只欲潑著一箇半箇，始解報恩有分。還會麼？香水佛頭纔盥沐，無端緇素濕眉鬚。」

孝子閻舉薦嚴，請上堂。僧問：「五蘊性空，如何是涅槃路？」師云：「前後塔撐雲際月。」進云：「恁麼則生滅既滅，寂滅為樂。」師云：「高低閣籠樹頭風。」進云：「今日居士請和尚說法薦亡，未審亡者還來應供也無？」師云：「藤花搔客路，野鶴唳漁汀。」僧禮拜，師便打。問：「第一義諦，七穿八穴，薦亡一句作麼生說？」師云：「湛若虛空，平如奩底。」進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靈魂往那方？」師云：「切忌尋言逐句。」乃云：「日用原該秘密意，熏風法說施無畏，全提一句絕言詮，舉似分明人不會。且道現前大眾，若僧、若俗還會得麼？切忌畫蛇添足去也。即今五七薦拔，往生世勝閻公，還會得麼？水中擇乳，須是鵝王。」

驀豎拂子，云：「還知落處麼？涅槃生死等空花，識得依前只者是。」擊拂子，下座。
自恣，日月光化土建水陸道場，請上堂。僧問：「拈花微笑秖明者箇，只如斷臂安心又成何事？」師云：「且喜有此一問。」進云：「大人作用已見風規，末後全提，乞垂露布。」師便打。進云：「正令已行天下遍，將軍閫外絕煙塵。」師復打。問：「棒下一機，絲來線去；目前大用，七縱八橫。只如威音那畔如何舉唱？」師以拄杖卓，云：「險。」進云：「教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且道：東山西嶺作麼生轉？」師豎起拄杖，云：「還識得木上座也未？」進云：「千差通徹的人因甚向芥子裏高臥？」師打，云：「真實可憐生。」進云：「恁麼則水流終到海，月落不離天。」師復打，云：「未敢相許在。」乃云：「夏末時，初秋節，風漸涼，山蘊色，水陸莊嚴勝會圓，自恣卻也先愆雪。禪人迫請強陞堂，但愧無法與人說，將謂逼索甚生忙，幸喜拄杖代饒舌。」驀豎拄杖，云：「還知落處麼？砧聲萬籟示圓音，聖凡情解俱消歇。」拽拄杖，下座。
冬至，請上堂。師以拄杖卓一卓，云：「一陽既復，掉轉火潑燈籠；雪老冰枯，帶纍霜凝露柱。」驀豎拄杖，召眾云：「會麼？若到太陽禪師門下，且道成得甚麼邊事？」良久，云：「斡旋泰運風光普，相將春轉上林枝。」卓拄杖，下座。

嗣法門人海金編

元宵，晚參。「眼橫鼻直，無分年去年來；渴飲饑餐，有甚歲新歲舊？陽回沃野，和風搖嫩柳拖金；春滿山川，暖日映寒梅吐玉。皎光燭月，人人親炙然燈；歌詠喧天，處處共宣妙偈。雖然，猶未撥動向上一竅在。且解制一句作麼生道？徐行蹋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師誕辰，眾請小參。驀拈拄杖，云：「初度重逢今月八，事共瞿曇俱未恰，人天魔外受贓污，可惜揚沙照眼撒。銕佛今朝捉敗渠，假手雲門須打殺，殃及兒孫罪莫逃，沉水年年焚寶鴨。須知生佛盡如然，物我依前渾一法。」復卓拄杖，云：「籌添南嶽萬山松，壽數西湖百億沙。」喝一喝。

除夕，小參。「月盡三冬，歲窮五九，公案現成，戌亥子丑。東村燒錢，西舍奠酒，林下衲僧，本無新舊。大眾且道：今日事合作麼生？」良久，云：「辭年柳戴千枝翠，迎歲梅簪一樹花。」

結制，小參。「海寶千般，先求如意，至理雖明，卒難話會。魔佛空花，只者便是，鼻直眼橫，方稱瞥地。還會麼？」卓拄杖，云：「參。」

解制，小參。舉僧問趙州因緣：「者僧辭行，業已葛藤露布；趙州答話，更加引蔓牽枝。撿點將來，俱未勦絕。銕佛則不然，有佛處逢人且說三分話，無佛處未可全拋一片心。待伊云：『恁麼則不去了也。』好與劈面掌，云：『者是甚麼所在？容你說去說來。』何故噇？行腳若無清白眼，走盡天涯為腳忙。」

結制，小參。卓拄杖，云：「衣線下事，居然拔萃驚群；鼻祖風規，當下一超直入。經行坐臥，覷透銕壁銀山；動轉施為，卸絕凡情聖解。都緣念念知歸，管取塵塵解脫。還委悉麼？」復卓拄杖，云：「參。」

元宵，解制，小參。「繒綵綈結莊嚴國，歌管聲喧妙法音，人人親炙華光佛，家家門對古燃燈。還委悉麼？若也諦當得出，送往迎來無處不是衲僧向上境界，結制、解制俱皆自己本地風光，是即是，猶未是者箇時節。且聖制周圓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芒鞋直蹋迢迢路，拄杖橫撐處處山。」

晚參。卓拄杖，云：「時節催，霜令逼，參禪人，須著力，聖解凡情當下空，管取眉橫與鼻直。雖然，踏殺渠儂，猶未是向上消息。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消息噇？」復卓拄杖，云：「咦！」

孝廉曾三省為嚴考首七，請小參。以拄杖卓一卓，云：「風瀟瀟，旛蓋雲飄；路迢迢，花雨瓊瑤。於斯見得娑婆濁世盡屬西方，生死

迭遷皆成佛事；其或未然，不免與汝指歸捷徑去也。」遂顧視左右，云：「欲知上品真消息，梅放枝頭遍界香。」

孝子王騰龍為顯妣五七，請小參。「柳絮飛天花亂墜，沙漠聚地湧金蓮，分明公案太煞現成，不須四顧躊躇，觸目無非淨土。還會麼？但得身心俱迥脫，九品蓮開菡萏香。」

孝子李賓為嚴親首七，請小參。拈拄杖云：「水流澗聒西方語，風韻松歌妙法音，拔濟靈魂親切句，鳥鳴深對演無生。還委悉麼？若果委悉，天堂佛國本自現成；其或未然，春山處處花無限，盡屬西方不二門。」

除夕，小參。「爆竹雷驚吼碧天，鑼聲敲唱鼓聲喧，城垜觥籌歌飲醉，張三李四盡酡顏。林下道人渾不顧，時節相催又一年，和光就裏能迴別，竿木逢場作指南。大眾！今夜年終歲盡又作麼生指南？」以拂子擊香几，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

解夏，小參。卓拄杖，云：「自恣日，霑天月，雨初晴，山翠色，風送荷花香，水浴蘋藻潔，泥塗濺稻禾，行路人顛蹶，松嵐驀地來，杲日當軒烈。諸兄弟！須委悉雲散長空，光輝佛宇；其或未然，須放教閒閒地始得。」

中秋，小參。「豁開正眼，十方迴絕羅籠；朗復性天，萬派光吞朕蹟。喚作智印三昧，猶為棄海認漚；若也總不與麼，亦乃撥波覓水。」遂召眾，云：「如何得恰好去？」以拄杖卓禪床，云：「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噓一噓。

興善秉拂小參。以拄杖卓一卓，云：「古佛與露柱交參，新羅共空王鬥額，既是家裏人，休嫌門外窄。若也會得，方知鼻直眼橫；其或未然，不免向第二門頭與眾兄弟打葛藤去也。即今鑑上座已落第二頭了也，試問諸人作麼生救取？」時二僧出，一僧云：「蒼天，蒼天。」師打，云：「叫屈作麼？」一僧禮拜歸位，師呵呵大笑，云：「信是同坑無異土。」乃云：「同坑無異土，大蟲原是虎，親切問玄沙，無端遭惡口。」喝一喝。

兵糧道劉護法起棺，請對靈小參。「生佛無殊，上苑寒梅吐玉；聖凡不二，金堤細柳含煙。臨終消息，陸沉水結琉璃；契悟菩提，是處霜凝寶樹。若也會得，何勞咒重翻？其或未然，山僧不免葛藤一上。惟我中憲大夫劉公，官居正直，慈愛良多，天惜斯文，早歸樂土，致使寧城士庶悲歎何深？孝眷親緣哀悼不已。今辰特命山僧為公指示，還委悉麼？銕笛無腔吹夜月，蓮臺音韻甚分明。」

示眾

示眾。「炎暑流光去復忙，青絹扇自足風涼，侍僧若得犀牛用，免使鹽官索倍常。大眾且道：扇子既破，作麼生還我犀牛兒來聱？」良久，云：「還有擎頭戴角者麼？若無，山僧自道去也。」以扇作此[〇@牛]相，云：「吽。」

示眾。「熏風甚慶生涼慨，柳閣槐亭酬熱債，碧沼藻荷噴客懷，陣陣香風相款待。翻轉娘生銕面皮，一回屈盡深輕快，從茲坐斷聖凡情，生佛明明無滯礙。雖然蹋破祖師關，玄沙猶道未徹在。」喝一喝。

示眾。「寸陰可惜，時不待人。急力已功，勿墮昏散。雖則關鍵嚴密，直須猛銳精神。列祖向上樞機，當下冰消霧釋。與麼薦得，亦任飽足高眠。脫或躊躇，切莫輕自放過。」

因時，示眾。「合火攢柴過日，大家共守寂寥，誠念此法門凋喪，竭力盡在今朝，久之四稜著地，自然聲價愈高，不但天龍護祐，頓令魔外潛消。大眾！魔外潛消則且置，秖如天龍護祐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非但我今獨達了，恒沙諸佛體皆同。」

示眾。「箇事分明不覆藏，風來殿角生微涼，幾番透露真消息，萬籟砧聲共舉揚。真殊絕，妙難量。」喝一喝，云：「若是通方雲水客，非思量處好承當。」

入室

問僧：「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即今山僧已落第二頭了，且道如何救取？」眾下語不契，師云：「眾既不能救取，待山僧自救去也。」以拄杖一時旋風打散。問知客：「汝作麼生救取？」客云：「南無喝囉[口*怛]羅。」師云：「是何意旨？」客禮拜，師便打。問侍者：「汝作麼生救取？」者云：「放和尚三十棒。」師云：「過在甚麼處？」者云：「和尚猶嫌少在。」師亦打。

問僧：「日月已逝，衣線下事作麼生道？」維那云：「問處分明答處親。」師云：「未在。」知藏云：「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也。」師云：「猶不識時節在。」侍者云：「禮拜和尚。」師云：「何不道禮拜甚分明？」者云：「穿衣喫飯。」師云：「如何是你穿衣喫飯處？」者便禮拜。師云：「何不道者一拜也少他不得？」

問僧：「古德云：『恁麼熱向甚麼處躲避？』古德云：『鑊湯爐炭裏。』秖如盡大地是箇鑊湯爐炭，汝作麼生躲避？」知藏云：「大家在者裏。」師云：「恁麼則被炎暑炙殺了也。」藏云：「和尚寐語不少。」師云：「秖如熱時熱殺闍黎又作麼生？」藏云：「總不

離這裏。」師打云：「釘樁搖櫓漢。」一僧云：「人人自有乘涼處。」師云：「且道那裏是你乘涼處？」僧從東過西，師云：「亂走阿師，如麻似粟。」復打出。
問僧：「結制已經一月，漿水錢則且置，衣線下事作麼生知？」藏云：「步步踏著。」師云：「不是者箇道理。」藏云：「和尚合作麼生？」師云：「殷勤未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藏云：「某甲則不然。」師云：「汝又如何？」藏云：「正是學人疑處。」師云：「三十棒且待別時來。」
問僧：「蹋著自己，識得他人，且如何是喝佛罵祖句？」補菴云：「者裏放老漢不過。」師云：「過在甚麼處？」菴云：「和尚猶嫌少在。」師便打。赤頻云：「佛之一事，吾不喜聞。」師云：「錯。」一僧便喝，師云：「好喝，秖是不知落處。」維那云：「和尚為眾勞心，某甲有三十棒權為供養。」師擲下竹篦，大笑歸方丈。
問僧：「寒來暑往，舉世皆知，衣線下事，是何消息？」絕非侍者撥退香爐便禮拜，師與驀頭一棒，云：「未夢見在。」知藏云：「四時無寒暑，風送桂花香。」師云：「逐塊作麼？」藏云：「和尚且莫瞞人好。」師云：「今日卻瞞得一箇。」
問僧：「脫得生死，方知去住自由。且道生死作麼生脫知？」藏云：「天暑有涼亭。」師云：「恁麼又怎得？」藏乃問訊直出，師云：「也秖搆得一半。」

機緣

絕非鏡侍者問：「遍地是艸，向甚麼處下手？」師云：「向下手不得處下手。」鏡云：「二六時中，和尚以何受用？」師云：「穿衣喫飯，任意隨緣。」鏡云：「穿衣喫飯莫是否？」師云：「切忌頭上安頭。」鏡禮拜，師與驀頭一蹋，云：「一任舉似諸方。」
雨次，問眾：「處處皆漏，汝等向甚麼處安身立命？」一僧云：「某甲不會。」師云：「現成公案因甚不會？」僧禮拜，師與一蹋，云：「者裏欠遮蓋在。」一僧云：「何不到不漏處去？」師云：「且道那裏是不漏處？」僧云：「撥開雲霧見青天。」師云：「費力作麼？」僧無語，師便掌。
坐次，僧拈起一段木問：「某甲將向火去。」師云：「歡喜布施。」僧云：「某甲奪境不奪人。」師云：「忽被人境兩俱奪時如何？」師云：「放下著。」師云：「恐汝不肯恁麼。」僧禮拜，師呵呵大笑云：「火又不得向了。」

經行次，師云：「經行不踏堂前地，汝等經行向甚麼處下腳？」維那云：「觸著磕著。」師云：「恁麼又怎得？」那無語，師代云：「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眾禮拜，師云：「腳跟下各自薦取。」

僧參，師云：「從那裏來？」僧云：「海上。」師云：「曾見觀音大士麼？」僧擬議，師搖手云：「汝未曾親到。」僧禮拜，師喝云：「錯過也不知。」

師與同魯孚、徐文學坐次，孚指梅云：「岸柳未逢春，因甚梅花先發笑？」師云：「私通車馬。」孚斂衽。正齋時，孚又問：「如何是妙法？」師云：「俟齋畢即向居士道。」孚云：「妙！妙！」師搖手云：「不是！不是！」孚云：「和尚尊意若何？」師云：「生米做成熟飯。」孚悚然禮謝。師按孚頭，孚云：「作麼！作麼！」師云：「居士平地喫交，山僧特特扶起。」

僧參，師問：「從那裏來？」僧云：「咸陽。」師云：「住何處？」僧云：「居一小堂。」師云：「小堂長老大似佛，且道上座與佛相去幾許？」僧云：「殿後寶塔十三層。」師云：「恁麼太小生。」僧云：「和尚高著眼。」師云：「你的氆？」僧無語，師打云：「瞎漢。」

僧參，知客云：「此是朝宗師，特來親近和尚。」師云：「且道五家宗旨，你朝那一宗？」僧云：「某甲不知。」師云：「原來，原來。」問：「第二位試道看。」僧云：「某亦不知。」師云：「信知同坑無異土。」一齊打出。

僧參，師云：「從那裏來？」僧云：「從東來。」師云：「向甚處去？」僧云：「特特到者裏。」師云：「者裏是甚麼所在？」僧云：「法王寶座。」師云：「放汝三十棒。」僧無語，師直打出。

僧參，師云：「那裏來？」僧云：「蜀中。」師云：「到此何幹？」僧云：「特來參見和尚。」師云：「見後如何？」僧云：「見過了也。」師云：「未入門時好與三十棒。」僧云：「且莫草草。」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文塔境？」師云：「疊聳嵯峨張錦繡。」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齒落相談字不真。」進云：「佛未出世，祖未西來，禪道佛法在甚麼處？」師云：「腳跟下好與三十棒。」進云：「出世後又作麼生？」師打云：「切忌沙裏覓油。」

維那入方丈，師云：「衣線下事作麼生？」那云：「饑餐渴飲，覿面相呈。」師云：「秖如寒時寒殺闍黎又作麼生？」那云：「依前觸著磕著。」師云：「是即是，要且淨瓶峰未肯點首在。」那便作禮，師云：「歸堂參取去。」

問新到：「那裏來？」僧云：「風穴。」師云：「幾時離彼？」僧云：「去冬。」師云：「近居何所？」僧云：「觀音山。」師云：「曾見觀音面目麼？」僧云：「窗子面面相對。」師云：「恁麼太遠生。」僧擬議，師云：「喫茶去。」

僧參，師云：「甚麼號？」僧云：「如愚。」師云：「恁麼又怎到得者裏？」僧云：「某實不知。」師云：「汝但終日如愚好。」僧禮謝，踊躍而出。

僧問古德：「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古德云：『屋北鹿獨宿。』是何意旨？」師云：「儱侗不少。」僧云：「和尚尊意如何？」師云：「谿西雞齊啼。」僧禮拜。

拈頌

舉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惟有一女人近於佛坐而入三昧。時文殊白佛：「云何此女人得近佛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問之。」殊繞女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子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子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敕罔明出，罔明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拈云：「文殊如蟲禦木，罔明偶爾成文，老瞿曇不諳時宜，露柱一場冷笑。」

頌云：「碧潭深處有潛蛟，水國波濤逆順潮，忽地風雲時慶際，飛翻雷電出重霄。」

舉：「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

拈云：「問處自揭家私，答時鉤橋搭索，正眼看來，都盧鼓粥飯氣。設有問興善：『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乃鼓掌呵呵大笑，云：『孟八郎漢，爛泥裏有刺。』」

頌云：「宰相深居禁約嚴，等閒誰共語喃喃？分明一片梅梢月，錯當尋常畫譜看。」

舉：「南陽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云：『將謂吾辜負汝，卻是汝辜負吾。』」

拈云：「國師三喚，掬水月在手；侍者三應，弄花香滿衣。且道負汝負吾一句又作麼生？咄！直解靈龜拽尾，不解獅子返擲。」

頌云：「灰飛律管報春枝，可惜幽巖花發遲，枯木無由成底事，至今斜挂綠苔衣。」

舉：「鹽官禪師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者云：『扇子破也。』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

拈云：「可惜侍者一頭牛兒天然馴熟，卻被鹽官無故妄加鞭撲，直至如今東拋西擲，涉水登山。」

頌云：「頻敲破扇喚牛兒，潦倒和沙弄水泥，不是當行休更覓，纔登竹徑染雲衣。」

舉：「韓文公參大巔和尚，問：『春秋多少？』巔提起念珠云：『會麼？』曰：『不會。』巔云：『晝夜一百八。』公不契。次日再來，至門首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巔，理前話問，巔亦扣齒三下。公曰：『原來佛法無兩般。』巔云：『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對。』巔召首座問云：『是汝如是對否？』座云：『是。』巔便打趁出院。」

拈云：「大巔只知自己手長，不識他人袖短，若非首座盡力補綴，幾被俗漢捉襟見肘。」

頌云：「遮莫機關也甚奇，一條拄杖兩人畀，作家雖解彌天問，大底春秋總不知。」

舉：「郭侍者問德山：『從上諸佛向甚麼處去也？』山云：『作麼？作麼？』郭云：『敕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山便休去。次日，山浴出，郭過茶與山，山撫郭背一下，云：『昨日公案斷？』郭云：『者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

拈云：「侍者披雪尋水，德山就煙覓火，仔細撿點將來，正是水居冬旺。秖如兩次休去又作麼生？」喝一喝，云：「鉤頭有餌。」

頌云：「時節相催事偶然，扶疏花卉鬥芳妍，和風帶露搖蝴蝶，雖巧丹青畫不全。」

舉：「僧問五祖：『一大藏教是箇切腳，未審切箇甚麼字？』祖云：『缽羅孃。』」

拈云：「者僧切腳依稀，五祖還字彷彿，卻將雙聲疊韻切作正臼之門。興善則不然，若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腳，未審切箇甚麼字？』便劈面便掌。何故如此？不見道：刪繁補隙重甄正，凡字難推向此窮。」

頌云：「五音雖別四聲同，萬古長安一樣風，斟酌背篇尋不見，彩船定在月明中。」

舉：「大覺到臨濟，濟舉起拂子。覺敷坐具，濟擲下拂子。覺收起坐具，參堂去。眾僧曰：『此僧莫是和尚親，不禮拜又不喫棒？』濟聞，令喚覺。覺至，濟曰：『大眾道汝不禮拜又不喫棒，莫不是長老親故？』覺乃珍重下去。」

拈云：「臨濟問罪依贓，大覺據款結案，二大老雖則玉轉珠回，未免一場漏逗。因甚如此？不見道：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

頌云：「蒼梧黃葉墜階頭，霜冷頻催客路秋，幾度金風生萬籟，山悠悠處水悠悠。」

舉：「趙州到寶壽，壽在禪床背面坐，州展坐具禮拜，壽起入方丈，州牧坐具而出。」

拈云：「二老雖則競渡同舟，彼此猶欠一著子在。且道是那一著子？具眼者試定當看。」

頌云：「覿面拈來向上機，箭鋒相著始全提，雪前翠柏張青蓋，雨後春山洗綠衣。」

舉：「芭蕉示眾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

拈云：「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掉棒打月；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平地喫交。然雖如是，且作麼生是你拄杖子？」喝一喝，云：「塗毒鼓邊休側耳，太阿鋒下莫抬頭。」

頌云：「宿鳥梳翎兔落毛，蛇騰雲漢雉疲勞，木人拈出芭蕉棒，駭殺虛空上九霄。」

舉：「興善惟寬禪師因僧問：『道在何處？』寬曰：『秖在目前。』僧曰：『我何不見？』寬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僧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還見否？』寬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僧曰：『無汝無我，還見否？』寬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

拈云：「者僧問處，大似掘地討天；寬老提持，猶欠本分艸料。若有問鑑上座：『道在何處？』好與劈脊便棒。何故如此？不見道：火中驗玉，鎚下驗金。」

頌云：「目前殊不隔毫端，彼我分疏路轉懸，任運騰騰星月朗，篩光夜浸斗牛寒。」

頌古

德山托缽

明修棧道稱殊絕，暗渡陳倉事轉奇，蜀水三巴今古秀，劍門四顧彩雲低。

趙州文遠鬥劣不鬥勝，輸卻胡餅

忙裏偷閒坐片時，每常胡餅供師資，一籌輪卻全將去，驢糞飛蟲攘竹籬。

聯芳偈

什邡愚參海金西堂

淬利吹毛出匣遲，龍光射斗許誰知？付兒持去開荊莽，殺活臨機任汝施。

朔方雪林海茲知藏

參學功成隱市廛，凡情聖解已掀翻，殺活權衡今付汝，祖道中興爾正傳。

西夏寧光海潤書記

生平一味學枯禪，居處何妨是家山，長愛蒲團今坐破，好將利害示人天。

秦中秋善行臨維那

行腳歸來隱賀蘭，林泉事事苦盤桓，逢龍遇虎全威力，飲啄而今且任緣。

題贊

過海羅漢

隨機星渡瀛渤，舉措電鞭雲龍。面赤不如語直，拏空自合行空。揮拂光騰珠蜂，解鬥金錫生風。有時剖腹見佛，有時垂手魔宮。缽應四天下供，戒譚三聚宗風。佐助瞿曇法化，曷啻揚塵順風。呵呵！十六高流最異常，欲贊無言語更長。

達磨初祖

折蘆渡江，得過便過。斷臂安心，將錯就錯。咄！九年太煞惹冤讎，萬古兒孫罵不休。

天童密祖贊

若箇老賊，偷心不歇。有識寶者，贈乾矢橛。有問法者，麤拳亂揳。謂是臨濟兒孫，卻也刀刀見血。江漢橫舒毒手，壯哉惡聲不絕。咄！天上人間禍害深，直緣種是白拈賊。

雙桂破師翁贊

從來不立纖毫，更有何法可說？若問西來密旨，驀拈拄杖亂揳。任是佛祖到來，斷案直此一橛。聲名響震寰中，德行高明日月。顛酒醉佛樓頭，一任豐干饒舌。咄！人間縱有巨靈手，難擒者箇白拈賊。

興善易老人贊

形貌氈氈毿毿，舉措磊磊落落。慣好喝佛罵祖，毀贊無能繫縛。四來龍象雲臻，直將本分拈掇。呵呵，似者般，難狀難名孰與儔，雖巧王維畫未周。不肖悔前三拜錯，至今冤恨卒難休。

風穴雲和尚贊

踞定風穴山中，有時長安市上。一生眼空諸方，濟北咸遵榜樣，佛祖齊列下風，麤硬一條拄杖，直饒臨濟到來，未免盲叻瞎棒。咄！伊是阿誰？川藠苴，川藠苴，天下惡風君莫讓。

蓬菴都寺請

阿儂不會佛法，卻也現成麤糙，一生喝佛罵祖，英敏遭他籠罩。問話將欲伸言，白棒驀頭直[打-丁+造]，頓合海宴河清，一任鳶飛魚躍。藠苴種艸恁麼來，禍害聲名天下到。

佛眼侍者請

者漢生平莽鹵，逢人快響口鼓，不會打艸驚蛇，慣好喝佛罵祖。無端瞎棒橫施，佛魔俱遭酸楚，饒伊四海英靈，直教水消瓦腐。阿呵呵！托來紙上怪形蹤，惡風滿地無能阻。咄。

林我禪師語錄卷之四

嗣法門人海金編

警語

欲作上品人物，須要德行兼全，戒慎恐懼，靡不完美。設若纖毫有虧，不獨使他人窺覷，且自心亦兢兢業業也。
世間法即出世間法，但看時人用心何如耳。若能輕愛染，薄貪嗔，遠情欲，除暴慢，即此不出魔界而入佛界也。
人之心體本來明妙，但不可為物欲之私遮障，纔有絲毫遮障，吾心就不得明妙矣。
欲紹先聖之業，有三種而王焉：曰戒、曰定、曰慧。斯三者，乃法門之關鍵也。缺禁戒則處身不正，缺禪定則意識散亂，缺智慧則心神昏瞢，於諸律儀不能通曉。全於三者為聖賢，缺於三者成流俗。若能諦信奉行，吾復有何言哉？
作法海之津梁者，必偉麗其材幹；為宗門之柱石者，須堅固其形藏。其或材斡不偉，行藏不堅，誠為中人以下者，烏足取用哉？
具金剛智力者，須具金剛耳目可也。其或智力耳目俱不具，則苟合阿諛之徒往往獻讒，妄染邪僻之萌每每熾盛，縱有許大經綸，其如讒佞邪妄何？
姦邪者畏聽直言，醜惡者羞逢寶鏡。而不知直言者乃滌心垢之灰湯，寶鏡者乃燭身塵之慧炬也。設使志邪形惡之輩羞之畏之，又烏曷以致身心污濁之龜鑑也哉。
規矩可以授人，其不可授者，乃各具精巧神妙故也。戒律足以化人，其不可化者，乃自稟鄙陋猥媟故也。蓋規矩以之不授受，戒律以之不飭化，真邪妄無疑矣。縱有規矩、戒律，安得而正諸？
日月雖明，不能照覆盆之陰；佛法雖益，不能禁邪佞之情。至於便僻醜惡之徒，非佛法無以為陶鑄之方，非日月無以為陰隱之燭。是或翻然從化，解往偏私，則成聖成賢之事業，可繼日而待矣。
美譽人皆喜之，誹謗人皆惡之，而不知譽謗之興，隨於自心所致。其或處身不正，行事不公，德行庸常，無足取法，斯誹謗興矣。第以戒律超群，學問拔萃，行藏真實，有所取則，斯美譽興矣。嗚呼，可不慎歟！可不鑑歟！
業海德山，於天理中本自原無；成仙作佛，於自心內從來固有。皆由愛染情習障蔽良能，遂將自心解脫法門轉而為驢胎馬腹，至使狂然如癡如醉，以致性分仙佛一概塵埋。是故宜乎悉達太子棄天下如棄敝屣者，良有之也。

悟得勞我以生，更不以彭老之壽為欣；了得息我以死，固不以顏子之夭為慼。識破浮花境界，壽也何欣？頓覺夢幻形骸，夭也何慼？蓋欣慼緣人心而有，夭壽自天性而來。倘延促融為一體，不復問洞中方七日；若長短會歸一處，何必論世上幾千年。浮漚榮辱空悲喜，看原來一場扯澹。

芳長其人者，鮮能芳長其智；不長其智而長於我慢者，猥媟人也。芳長其年者，罕能芳長其德；不長其德而長於邪妄者，巧偽人也。故猥媟者，人恒哂之；巧偽者，眾恒惡之。眾恒惡者慌，人恒哂者藏。方惶而藏，此造物使御之也，非惡哂而為然乎？

凡人之樂，各有所尚焉。有尚於學問者，有尚於工巧者，有尚於豐美者，有尚於恬澹者，有尚於富貴者，有尚於清苦者。尚於學問者，長夜之明燈也；尚於工巧者，今古之勞役也；尚於豐美者，朝夕之馳求也；尚於恬淡者，終身之閒靜也；尚於富貴者，浮世之奔趨也；尚於清苦者，天地之散人也。而不知恬澹、閒靜、清苦、學問者，勞役、富貴者之棄物也；而工巧、豐美，又為閒靜、學問者之糟粕也。其或學問、閒靜之道有時而用，則奔趨、豐美之事盡成炎涼也耶？

人欲之私，與夫固有之理，並相勝負，間不容髮。倘吾人日用中，念念澄靜，果無纖毫夾雜，則至理於是乎彰著，私欲於是乎泯滅，此理之勝於物欲也。雖曰仙佛離塵，是本於斯，舍此則別無佛法。人人本來是佛，第恐自不承當，果將尋常好惡是非一齊放下，妄想情慮瀝靜無餘，即此便是日用得力處。古云：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若依稀過日，混俗和光，將自心之佛甘逐塵埋，而妄想攀緣烏能擺脫者哉？

今之學道者，多不以息妄為切。蓋妄想情愛，自無始以來，積習隆厚，似不可卒去，須懲忿窒慾，正心誠意可也。其或私慾未窒，忿恨不祛，又何以撥無明之障翳，以復一碧晴光之性天也耶？

工夫在動用中做去，始得動靜一如。若執在寂靜邊苦守，便是沉潭死水，鬼家活計。

欲破生死牢關，直須一物無所嗜好，但有絲毫嗜好藏於胸次間，未免就被者一物牽引，縱有正念現前，誠恐相與雜亂，要須一一淘汰罄盡，然後始得頭頭合道也。

道在尋常日用中，頭頭法法，無處不是。然雖如是，不可錯認定盤星。若也妄習萌動，私欲紛擾，尚未除卻，而妄名之曰道者，譬彼金之在礦，玉之在礫，不假琢磨煆煉，而誤為精金美玉者，亦何迷之甚也。如斯學道，道更遠矣。悲夫！

工夫貴在平實溫養，若欲苦索深求，皆非究竟。蓋溫養之法，最宜節飲食，戒怒氣，清心寡慾，猶有少分相應。然於獨居隱微之間，

果無半點渣塵，即此便是究竟，更不必向外馳求。
日用中做工夫，宜乎念念照管，心心無間，將富貴榮辱一一放下，到者裏令人有多少輕安。其或口言學道，而胸中絲毫情見未盡者，亦是心頭魔障。
日用中無半點滲漏，始稱道者家風；尋常間有一隙之名，堪作衲僧領袖。若一向在機境上走作，誠為衣架飯囊；真實於性分中盤桓，可作法門砥柱。勘破者點機關，榮辱皆成佛事。
若是柱石宗門的赤漢，一條脊梁硬似生鋌，直須推倒界墻，虛空原來無二。且道如何是不二的道理？洗面從來摸著鼻。
執於理者，以寂靜為解脫，以熱鬧為拘攣；偏於事者，喜喧雜為優游，厭寂寞為繫縛。斯二者，於道大相遠矣。殊不知從容中道之理，若動若靜，或默或語，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哉。何則？了明箇裏消息子，觸處無非解脫場。不然，依舊黑漫漫地。
埜菜澹黃虀，久服則形神俱妙；蒿湯脫粟飯，入口則唇齒皆香。樂自林間，原來是山中景象；安從靜裏，舉措皆本地風光。
鎔冰為水，煩惱歇即菩提，何必睹桃花而悟道？除器觀空，幻色無非佛性，安能待擊竹以明心？百城受教，結局處須憑一力擔當；九夏參禪，收圓時要在絲毫不挂。果能信受奉行，安用別求佛法？
狂心歇盡，長宵之夢寐不侵，即此便登解脫。妄習全無，終朝之塵勞絕跡，當處即證菩提。隙客流光，不愧已證安樂。妙常施為，動靜無虧，任從閒散遊戲。
諦觀後學之病，惟患名利兩種，余常以施、戒二方治之，雖痤名利之火，又添嗜慾之風。烏呼！病在膏肓，不可救矣。悲夫！

勸孝

堯舜之聖不作，孝順之道邈聞，縱有樂其耳目，養其口體者，亦未必能樂其心，不違其志者也。蓋孝為百行之首，萬善之源，而況劬勞之德，猶河漢而無及也。至於懷耽乳哺，逮乎成立，竭心竭志，浴掌求師，始開茅塞，終於精通，未嘗不諄諄切切，希望圖南，此父母之心也。烏呼！倘父母聾種頹敗，不惟不以父母之心為心，而返惡之厭，即堯舜其如人何？
孝順之道，根於天理，稍有毫釐矯強，則與天理違矣。是故違逆父母者，即違逆天理也。違逆天理者，則天地厭之。天地既厭，則難容於蓋載之下矣。悲夫！可不慎歟！可不戒歟！
公卿大夫之與庶人，其貴賤榮枯之不一也，以至衣冠禮貌亦不一也，惟養親敬順之道一而已矣。然有以萬戶之祿而養親者，有以千鍾之栗而養親者，有以百畝之田而養親者，有以一臂之力而養親

者，則服勞奉事之禮有殊，其敬愛之道無少異也。或謂君子小人亦無異也，曰：冬溫夏清以敬之，出告返而以順之，悅顏豫色以親之，先意承志以養之，所以為君子矣。返此則小人乎哉？
忠孝之禮，人人當為之事；悖逆之亂，箇箇當遠之條。當遠而不遠，則獲罪於天也；當為而不為，則自愧於心也。附愧於心者，禍必隨心而應之；獲罪於天者，災必隨天而降之。倘自心不愧不罪，其災禍自遠矣。

勉學

後昆之操於學問者固多矣，有善之乎也者之學問者，有精古今微亡之學問者，有窮射御書數之學問者。然則學問之道雖殊，事窮淵底，而求其究性命之學者又罕矣。是故疑於東村田舍翁，以為究心學者，第不知其如人乎？

示明芳法侄住明珠

中興濟道賴英賢，爆地金聲續正傳，祖父洪規能繼志，始知佛法本天然。

示明初維那

裏懷質朴學參禪，輔弼叢林既有年，祖道恢弘惟在爾，方知授手不徒然。

示心一禪人參學

學道惟專歲月深，精勤與道最相應，果能勉力行將去，鐵杵研磨也作鍼。

示顯吾雷居士

偶逢知己話青燈，痛棒寧堪戴髮僧？但得石雞啼子夜，泥牛海底解翻騰。

示明宇劉文學

圖南既遂好參禪，貴在平常志念堅，直至聖凡情見息，始知生佛本如然。

示城南呂文學

瞬息流光若轉凡，勿將難易結疑團，於斯矢志能親切，何必將心更覓安。

佛事

為慧目禪人下火

「通身手眼甚分明，豈執浮生夢幻形？迴脫塵襟從此際，紅爐片雪信飛騰。」攛炬便燒。

為通禮監院下火

「拈起三昧炬，爍破太虛空，盡大光明藏，了然在此中。」攛下火炬，云：「好箇消息。」

為通性戒子下火

「通性！性通也未？即此掀翻，了無向背。烈燄光中片雪飛，脫體圓明常不昧。」

為蘊習禪人下火

「生平氣慨欲沖霄，伎倆於斯迥寂寥。脫體無依安樂事，者回業習盡冰消。」攛火炬，云：「還鄉曲調誠難和，爐韝通紅燄雪飄。」

為梵僧大定下火

師舉火炬，云：「寄生西域，剃染銀城，久事招提，報緣今盡。唐言梵語，俱屬空名，四大六根，爍然灰燼。大定禪人還知落處麼？」遂攛下火炬，云：「無生雪曲誠難和，梧葉風翻淨土音。」

為海會禪人下火

師舉火炬，云：「此雁驚寒過嶺東，山林黃葉捲秋風，六根四大消歸盡，雜習諸緣當下空。」以火炬拂一拂，云：「石火流金飛烈燄，寒光爍破太虛空。」拂一拂，擲下火炬。

為西域真舍下火

師舉火炬云：「胡僧盡屬中天竺，海寶無端產一人，驀地形終歸化去，凌空金錫任飛騰。知得西天東土，信爾神遊，梵語唐言，無可不可。其或未然……」，遂擲下火炬云：「拈來熒惑真殊絕，臘月蓮花火裏生。」

林我禪師行實

戊午佛誕日，兩序闔山耆舊同護法熊董文學佛會眾信，詣方丈請示行由，以曉後學。師因病弗允，眾長跪堅請，師謂眾曰：「苦逼山僧出醜作麼？吾乃川北古閬州籍，父姓侯，母蘇氏，生於萬曆壬子四月初八日子時。始祖因事居果城儀隴，年十二仍居閬之西水。幼多病，好讀書，不幸父喪，殯葬後猶抱病上學。病久棄書，立志出家，遂就本境萬緣寺禮大慈師披剃。年十四值母卒，孤苦任緣。至十六同友過城都，聞桂谿庄聽講《法華》，歷講五載始入大隋，參寶池和尚圓具戒。次參昭覺惟一和尚、聖塔離旨和尚、大雲靈筏和尚、蠶司無漏和尚、大菴鑑隋和尚、鹿池嶽川和尚、雪門含璞和尚，不過隨眾請益，於衣線下事竟未迴脫。崇禎十七年蜀中大亂，屠戮之慘不忍見聞，時與同參若蓮等過新都，適牧主鞏署龍安府事，謁見力勉過秦，給路引盤費，始得入秦，住南安、貴清、天水、清涼，歷終南一帶山居十餘載。戊申夏聞風穴雲峨和尚應長安大興善寺請，遂束裝參見，入室問答機緣詳載風穴錄中，命補知藏職。一日，殿前經行次，同寮西來上座見雲峨和尚對聯有喝佛罵祖之句，尋問山僧：『秖如佛祖有何過，必用喝罵？』當時被問，胸中宛若四壁推倒，豁然了得喝佛罵祖作用。次日，聞舉雪峰示眾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快，打鼓普請看。』到此真如銀山鐵壁，卻又過去不得。驀自念云：『古人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如者一句子不得了明，則從前所會者皆不出興化道的。』夏末，峨和尚回風穴，命守方丈，雪兆兄監理院事。秋初，先老人易菴和尚自雙桂拽杖來秦，寓興善，雪兄輩堅留過冬。己酉春，老人欲南行，出源流拂子抑逼受法，山僧抱病力辭，侍者收回，暗藏枕後而去。及秋初，病體稍愈，志欲南參，一切不顧，獨出商山。抵岩峯法海寺，承南明兄勉留山居三載，每

於坐臥經行處自覺與眾皆同，惟者一念子時刻未敢輕自放過。丙午夏，閒坐次，學者手出楊岐和尚語錄問字，山僧隨手一揭，忽睹前所疑公案，宛若雲開見日。自此，凡古人方冊所載者，一一諦子無疑。丁未春，忽涇陽、高陵、三原鄉紳緇素具啟禮不辭，千里遠過，茶芽設齋，堅請者三，辭不獲免，拽杖旋秦，住鐵佛崇文塔寺三載。時先老人主興善將五秋，明春欲往天童掃塔，囑山僧繼席兩月，寧夏鎮臺桑暨紳衿請住寧夏海寶塔寺。未三載，先師圓寂涿州，訃音至，如坐針氈，食息未遑，百計圖歸，未獲一遂。切思從上未有不忠孝之佛祖，若此羈延，有失大節，誠生不如死矣，猶是閉門絕食聽命而已。時闔城緇素驚駭，代為稟辭，遂獲允許。越壬子春，方拽杖興善，與先師建塔院，立普同，兼理常住，不覺逗留至今。自愧生平學淺，德行庸常，雖承先師格外之恩，自慚無益法門。且興善祖庭甲 秦京第一名剎，事多繁冗，繼席以來不期十餘載，每承眾檀護及列剎眾師德并本寺眾耆舊、兩序大眾共囊輔翼，山僧愧感曷既？今日又承護法熊檀越、文學董相公暨佛會眾善士等來寺設齋，懷香入室，欲山僧行由以刊全錄，亦自感愧。奈氣短力弱，不能備舉，勉說概略，以告諸公，誠所謂家醜外揚，取笑大方也。不煩久立，珍重珍重！」眾皆歡喜作禮，踊躍而去。

林我禪師塔銘

余在光祿時，每月朔望，省視祠壇供獻，雖禁中例得往焉。一日至萬善寺，見正殿懸扁，大書「敬佛」二字，為今上御筆。余拜手稽首，退而嘆曰：「大哉！帝王治天下之道，不一端也。設官分師，立綱陳紀，章服有辨，刑威有施，無非納斯民於規物，復其天良之性而已。故唐虞三代，治各不同，而訓俗型方之心，無不同也。況佛為西方聖人，所以教民為善者，無殊於吾儒之旨。使生唐虞三代以前，見重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也，亦明矣。」昔世祖章皇帝時，余叨列侍從之班，見經筵有間，延禪宗玉林、木陳輩，闡晰妙義，輔佐休隆。我皇上纘承鴻緒，學貫百王，道該三教，沙門高士，應運而興，大雄之法，於斯為盛。長安城南大興善寺林我禪師，蓋傑出者也。師閻州侯氏，母蘇夫人，生而多病，幼好讀書，年未及冠，父母並亡，立志出家。初披剃於萬緣寺，參學於桂谿莊，更歷寒暑，道念愈堅。繼受戒於寶池和尚，終聞法於易菴老人。老人為破山法子，傳臨濟正宗。師道範清高，學思淵博，有自來也。始住南安貴清，歷終南岩峯，名山大剎，聲震關中，乃開堂於涇干之崇文塔院、西夏之海寶禪林，東西秦川，聞風景慕。後因易老人圓寂，始卓錫興善，營建師塔，主持法事，大振宗風，於今八載矣。

師體質清臞，胸懷坦易，始以嚴慈立念，誓報罔極之恩；繼因師祖裁成，大闡如來之教。金環在手，非具夙因者不能；瓶水倒流，因參大乘而有悟。物各有生，我示以無生，則生生之中另開生面；我本無相，人見為有相，而相相之外別立相宗。逐境提撕，久而有悟，如中山之酒，三年不解其醒；因人開示，各具因緣，似春雨之膏，萬物咸霑其潤。故所至監司鎮帥、賢士大夫、文學耆庶、村嫗市童，莫不接踵相迎，請益恐後。非師德量宏深、機緣廣大，能如是乎？視昔之架箭需人、持竿待日，此更超出一倍矣。慨夫民風不古，世道日漓，法制禁令，移易為艱。師以一老頭陀登堂揮麈，能令百千萬人革心降志，勉登善域而不敢自止，使九州四海之大得盡聞師說而孜孜從事焉，於以輔聖化而正人心，挽斯民於三代之隆，其功不更與吾儒相左右乎？乃今歲仲春朔日，領眾禮佛畢，忽索紙書一偈云：「登山足疾忽為魔，必欲登山可奈何？此去直將空四大，笑看白骨豈成痾？」書畢，歸方丈。侍者請問其意，師笑而不答。越五日，端坐而逝，康熙十有八年二月初六日未時也。登涅槃床七日，起龕荼毘，五色火光熾盛，收舍利無數。師生於壬子年四月初八日子時，壽六十八，臘四十八。遠近僧俗罔不奔走悲號，如失怙恃。其法胤海珍，亦蜀人，器識純誠，遺燈有寄。先以法叔若水和尚乞序銘於余，繼復躬請。憶己酉夏，余曾晤師於文塔，有夙契焉，不可以辭，乃序其始末而系之以銘。(銘曰：)

緬彼迦文，　傳法鷲嶺。　拈花一笑，　妙諦心領。
達磨西來，　道弘斯境。　曹溪一派，　汪洋千頃。
卓哉林公，　巴江鍾奇。　風木載悲，　誓志披緇。
祝髮大慈，　受戒寶池。　破山之徒，　易菴為師。
柱下無為，　鄒魯性善。　寂然不動，　真如乃見。
大覺圓明，　三聖無間。　道不遠人，　人自道畔。
性根超朗，　領悟獨優。　渡盃錦江，　飛錫雍州。
八水洗腸，　三峰點頭。　金篦開蒙，　四十春秋。
清襟映月，　逸藻流霞。　學究一貫，　書富五車。
剖玉淘金，　忘石與沙。　西來大意，　樹上三花。
三昧無聲，　覺來早參。　揮毫留偈，　歸臥一龕。
五色燄中，　舍利光含。　崚嶒寶塔，　高對終南。
南山峨峨，　渭水洋洋。　幻形易化，　真性難量。
滄波浩渺，　一葉慈航。　奕世徽音，　地久天長。

時康熙十有八年孟夏廿日，驪山澹園居士周燦星公甫頓首題於雙峰草堂。

(浙江杭州各旗信士宋有德　姜狀元　胡登科
孫道讚　姬守分　謝三魁　王增玉　劉啟鳳

羅立位　段有禎等，謹同眾姓共結勝緣，福祿名位吉祥如意。　　關西漢南戒子寂玉募刻。)

康熙辛未歲臘月吉旦，板存嘉興楞嚴寺流通。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